

专访《怒潮》导演马浴柯： 拍一部“有劲儿”的电影

■文/白晨



《怒潮》是马浴柯从演员跨界导演的大银幕“首秀”，这条跨界路，他走了十年。

“我这个片就没顺过，你问我有什么困难？我跟你讲，全是困难。”马浴柯自嘲道，他给自己的十年导演路做了个总结——“天生反骨，全靠硬刚”。

起心动念当导演是2012年的事，那些年，马浴柯总觉得有东西压着，“表达不出来，难受”。他喜欢《老男孩》，喜欢《黄海》《新世界》，但彼时的电影市场上卖座的要么是喜剧，要么是小清新爱情片。他想拍个“有劲儿”的犯罪片，但根本拉不到投资。

找不到钱，他就自己硬上，“没学过一天表演，没学过一天编剧，没学过一天导演”的马浴柯自己“吭哧吭哧”写起了剧本，林永健和王宝强拿他开玩笑说，“酒店便笺纸用得最多的就是你”。

后来，他仿佛“魔怔了”，一门心思扎进去，戏都不接了。朋友劝他，“柯，你再不演戏，谁还记得你？”

马浴柯听不进去，继续搞剧本、拉投资，硬撑。他见着投资人，就

扑上去，给人连讲带演一两个小时，投资人听完，大多礼貌性地说一句“挺好挺好”，也就没了下文。编剧也碰不着合适的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直到2018年，才遇到现在的编剧。那时的马浴柯已经过上了“借钱度日”的生活。

好不容易熬到投资到位，困难也没完。马浴柯掰着手指数了算，《怒潮》前后六次准备开机，六次被迫叫停，到后来，他连演员都不敢谈了。

经历了“全是困难”的筹拍历程，12月16日，由马浴柯编剧、导演，张家辉、阮经天、王大陆领衔主演，秦沛、马浴柯等主演的电影《怒潮》正式与观众见面，首周两天票房接近1亿元。

拍一部“有劲儿”的电影

“我想拍一部有劲儿的电影”，10年前，马浴柯就给《怒潮》贴好了标签。

刺激马浴柯动手去干导演的是一次茶余饭后的闲聊。那天，有个韩国电影人借着酒劲点评起了中国电影：“你们中国电影，没劲！”

“没劲”两个字刺痛了马浴柯的神经，当时，正值国产喜剧片、爱情片盛行，市场上鲜有犯罪悬疑片，“帮派电影”更是一片空白，“我听他们这么说中国电影，我生气，很想争口气。”喜欢看《老男孩》《黄海》《新世界》的马浴柯决定，写个“有劲儿”的犯罪故事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马浴柯慨叹，自己这是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。

《怒潮》的故事灵感来源于他看到的一条中国女留学生在国外遇害的新闻，受害人的父母来到异国他乡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，竟无处申冤，反被“泼脏水”。马浴柯难以压制内心的怒火，“反抗”是他最想表达的电影主题，他觉得，“是男人，就该扛起责任。我要拍一个有血性、有劲儿的电影。”

《怒潮》塑造出的三位主角代表了马浴柯心中正义的化身，“我希望这些勇敢的人一直都在，哪怕在无法无天、暗无天日的黑暗里，我们宁愿成为那个点亮黑暗的一缕光”。

为了让这个犯罪故事真实可信，马浴柯花了几年时间做案头工作，“我看了大量海外的真实事件，还托关系去访问了一些人。电影中犯罪集团的构建、组织架构、人物状态乃至他们的产业链都是有依据的。”

六次开机，六次叫停

《怒潮》开机前，马浴柯已经经历了六次开拍和六次叫停。

六次开拍，六次叫停，原因五花八门，“有资方的问题，有剧本的问题，有演员档期的问题等等，各种你想象不到的问题都出现了。”马浴柯感叹，“绝望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还没有一丝希望。”

在拍与不拍之间，《怒潮》横跳了三年。马浴柯一部戏都没接，前后推掉了三四十部片约，其中包括此后大火的影片，他毫不避讳地说：“我一直在借钱过日子。”

朋友们骂他：“柯，你太任性了，你是个演员，你再有一年不拍，大家都不记得你是谁了。你再扛两年，谁还找你演戏？”马浴柯犯

“轴”，不听，“我就是试试”。

马浴柯讲起自己找投资的办法，“我给他们演一遍”，遇见投资人，他就拉着人家，连讲带演一两个小时，“从第一场戏给他们演，这个角色是什么表情，那个角色是什么样？我会演，故事是我自己写的，我足够清楚。”即使影片开拍后，马浴柯在片场也很少看剧本，他记得住每一个人台词，能演每一个角色的戏，因为，在那之前，《怒潮》的故事，他已经演过无数遍了。

剧本成型后，马浴柯找来专业分镜师画分镜，疫情期间工作被迫停摆，他就自己画，又把画好的分镜剪成一条条小片，他给每个角色都配了音。再跟投资人见面，马浴柯除了“演一遍”，还会让投资人再“看一遍”。

“马文康是我写给自己的角色”

最初，马浴柯只想自编自导，没想过演，当剧本不断完善，角色逐渐丰富时，他的戏瘾又犯了。但他只给了自己一个配角马文康的角色。

与张家辉的二度合作，马浴柯“策划”了许久。担心被拒绝，他托投资人联系张家辉，听到马浴柯的名字，张家辉第一反应是，“我知道他，他演技很疯！”当年，马浴柯出演《扫毒》段坤一角，同张家辉、古天乐、刘青云三大“影帝”对戏，毫不怯场，“癫狂”的演技令前辈们夸赞演得“带种”。张家辉用了两天时间看完剧本，跟马浴柯打了个视频通话，便答应下来。二人时隔十年再度合作，马浴柯说，他与张家辉对待电影的执着态度一点没变。

从演员跨界导演，马浴柯说，“到今天，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导演，我是一名影视工作者，未来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谈及工作重点，马浴柯坦言，当导演并非他的职业规划，“有好的角色，我还是会演，有感觉的时候，我也可能再写一写故事，这事很纯粹，什么心态做什么事，我希望未来也能保持这份纯粹。”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如果你喜欢《海王》，一定也会喜欢《海王2》

导演温子仁：



12月6日，华裔导演温子仁再次“回”到了中国。

5年前《海王》上映时，温子仁也来了趟中国，他把那次经历称为“回家”。这一次，他带着续作《海王2》一路从北京、上海，逛到了成都、广州，“打卡”故宫、长城、黄浦江、宽窄巷子、大熊猫繁育基地。对于即将登场的电影《海王2》，温子仁相信，喜欢《海王》的中国观众，一定会喜欢《海王2》。

看完《海王2》，才算完整

2018年冬天，温子仁执导的“超级英雄”电影《海王》登陆中国内地，收获超20亿元人民币，成为贺岁档“大赢家”。今年12月20日，续作《海王2》卷土重来，对于“粉丝”们的期待，温子仁显得颇有信心，“如果你喜欢第一部的中国观众，一定会喜欢《海王2》”。

在温子仁看来，《海王》只是主人公海王亚瑟旅程的一半，《海王2》是《海王》的延续，两部《海王》加起来才是一整部电影，它们的关系就像上下集。

“观众会看到亚瑟5年后的样子”，温子仁兴奋地向《海王2》中的亚瑟不再是只会战斗的亚特兰蒂斯国王，他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他是一个丈夫，同时也是一个父亲，不仅要照顾国王和父亲的角色，还要和弟弟奥姆去阻止一场灾难的发生。

兄弟和好，是全员“最大胆”的设定

《海王2》的主题是“爱和家庭纽带”，电影中，亚瑟终于接纳了曾经“相看两厌”的弟弟。

温子仁说，亚瑟和“反派”弟弟奥姆的和好，是全员最大胆的想法，“至少对我来说，杰森·莫玛（海王饰演者）和帕特里克（奥姆饰演者）的合作是有趣的。我在第一部里，没有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相互憎恨，《海王2》，他们还是不喜欢对方，但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，我觉得这是部兄弟电影。”

而让亚瑟成为父亲，加入“带娃”阵营，温子仁透露，这是杰森·莫玛主意，“杰森很早就建议我在续集里这么拍，他本人也是一名父亲，非常爱他的孩子，他想把自己父亲的

身份带到故事里。”温子仁觉得，“这很有趣”，这让亚瑟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人，“他一面肩负着国王的职责，一面却在家里给孩子换尿布。”

《海王》的视效广受赞誉，温子仁表示，《海王2》延续了前作视觉上的刺激，续集中的亚特兰蒂斯更加宏伟、明亮、多彩，富有活力，“我们想向人们展示他们从未见过的事物”。但作为“温子仁电影”，成名于恐怖片的他，当然也为影片加入了标志性的创作元素，“观众可以期待一些全新的黑暗生物登场”。

曾考虑到中国取景

出生于马来西亚、成长于澳大利亚、成名于美国好莱坞，温子仁曾在首次中国行时表达过自己的身份认同，“我是出生在海外的人”。《海王2》筹拍阶段，他甚至考虑到中国取景，遗憾的是未能成行。

实时上，多元文化的成长经历，曾让温子仁十分“困惑”，就像试图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亚瑟一样，“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陆地，也不属于水下世界。但最终，他发现自己是两个世界中并存最好的。”温子仁说，创作《海王》系列，他赋予了个人经验，无论角色还是他们自己，都看到了不同文化的美妙之处，并把最好的一面提取了出来。“而这，才是真正有趣的”。

《月光武士》导演虹影： 我想要和别人拍的不一样

■文/本报记者 李佳蕾



湾的杨德昌、侯孝贤，日本的小津安二郎等等，他们都在一个相对固定镜头的范围内，表现人、交代故事，让观众保持静态来观看，我特别喜欢。

拍与大师们不一样的电影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在创作电影时，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？

虹影：对我来说，最难的是怎么拍出不一样的电影，这才是我考虑的。如果说我重复特吕弗、杨德昌、小津安二郎，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诱惑，拍不一样的电影才是最大的诱惑。比如现在我拍的是讲一个人的记忆，他的记忆里面装着记忆，通过眼睛进入他内心深处，他想到的可能是那一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但如果你没看到那个眼睛，你没看到开始、没看到结尾也没关系，它可以作为单独的故事存在，但是要是细究细节的话，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，这就是我追求的东西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那您在拍摄中是如何体现的呢？

虹影：其实我们最先都尝试过好多种方式，比如多线叙事，或者是穿越、跨越，但是我觉得那些方式不是太适合拍这部电影。所以《月光武士》我想追求的是一种更像元电影的形式，比如说我从一个点开始，要回到这一个点来，有点像我们看《罗拉快跑》一样，罗拉每一次在路上跑，她每次经过的人和事件都不一样。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结构上的追求，而不是在线性或非线性上追求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很多导演都会去拍梦境或者记忆，比如毕赣在《路边野餐》中用长镜头进入梦境，阿彼察邦·韦拉斯哈古在《记忆》中用声音解释等等。您选择调整大结构，通过眼睛进入去讲述记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虹影：或许与我的作家身份有关。我对眼睛有种莫名的痴迷。有句俗话说，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”，就是你心里面想的东西会通过眼睛来呈现。我第一次看见演员左航的眼睛，就觉得他眼睛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它看起来很简单，很洁白无邪，好像什么邪恶的思想都没有，但是那双眼睛的迷人就是因为他跟所有人都不同。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，让我深陷进去，特别渴望知道这双眼睛里面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我拥有定焦眼睛”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认为从作家到导演改变最大的地方在哪儿？

虹影：作家用文字展现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心理状态，导演是要视角角色来表现。这两个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视角、声音、音乐、环境烘托，小说其实也有这些，但是它更多是用语言在交代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两者当中其实没有特别大的跨越，因为我的小说也经常是画面感极强的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是什么时候有了想做导演的念头？

虹影：其实从小都有这个念头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定焦眼睛。我定到什么地方都自己不动的，我不会像别人会转身、掉头、移动我的眼睛，我特别喜欢在固定位置上让别的什么东西进入。这个其实就是在电影中的一个表现手法，比如说日本、韩国甚至欧洲早期电影中都用这种方法。除此之外，我特别喜欢跟着一个东西跑，因为我在江边长大，玩耍时就跟着浪跑、跟着水上的漂浮物跑，比如说水盆、皮球，我们就会跟着跑很久，这个就是长焦。所以我经常笑自己，在幼年时候就练习这两个动作，当我从作家转换成导演身份的时候，我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镜头，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用这两种方式看待生活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在您印象中，有什么电影比较触动您呢？

虹影：法国新浪潮的《四百击》。这部片子非常典型，它最后一个长镜头是所有学电影的人都会学习的，还有展现小孩在床上的动作，它可以俯视、仰视，在你身边固定不动，还有台

独自抗争，做自己的武士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有很多作品是关于重庆的，比如《孔雀的叫喊》《你一直对温柔妥协》等，为什么会选择《月光武士》进行拍摄呢？

虹影：我选择了一个看起来特别容易的，因为我熟悉这个故事。如果是《饥饿的女儿》，我觉得我不敢，因为离自己太近，它好像一面镜子。但是《月光武士》是同时代、同生活，只不过主角是一个男孩，就像是我另外一个人格而已。所以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，它对我来说有一种张力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在拍《月光武士》时，有什么困难吗？

虹影：我觉得困难特别多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，我觉得不是因为技术的原因，而是无法协调所有人的情绪，因为我同时也是制片人、编剧，所以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需要我来解决，这让我觉得特别难。如果是我单纯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，我觉得我会容易得多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在影片的结尾处为何让秦佳慧离开呢？

虹影：我认为你需要保护神，或者说你需要守护别人，到最后会发现唯一能够守护自己的就是你。其实我从小也是这样长大的，我觉得她应该开始一种新的人生，对她的人生我是比较直接的，而窦小明和崔黎珍他们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